

凌霄花开

孙盛瀛

几年前，兄长在老家平台的临街墙根下种了几株凌霄花。几经寒暑，遒劲的藤蔓爬满了半边墙壁，一路蜿蜒而上，如今已是枝繁叶茂，甚至攀爬过了街门楼。爬到哪里，灿烂的花朵就一路随行，真可谓“仰见苍虬枝，上发彤霞蕊”。

今年入夏以来，雨水较大，昆嵛山区尤甚。上周日回家，正值一场风雨过后，凌霄花落英一片。心疼之际，仔细将它们打扫起来，埋在树根部。这“黛玉葬花”之举，也算成全了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之本意吧。

第一次见到凌霄花还是十多年之前。一次在市区吃饭，服务生上了一道显示刀功的观赏类菜，盘子的周遭点缀了几朵从未见过的花。花朵长长的，呈鲜艳的橙红色，像一朵朵没有完全张开的小喇叭。

出于好奇，跟朋友小声谈论了起来，猜测着它的身世。虽然它很像喇叭花，但是却与喇叭花截然不同。半天也没有什么结

果，又不好意思问服务生（恐显得无知了），遂无奈地打趣道：就算是喇叭科的吧，呵呵。

时间过得好快，一晃两个多月过去了，不求甚解的我渐渐地把它忘得差不多了。某天早晨上班时，像往常一样穿过小区的花廊时，突然被一阵阵奇特的香味吸引住了，尽管隐隐，还是被我捕捉到了。感觉香味来自头顶的花丛中，遂抬头一看：哈，久违的它竟然出现在这里呀，天天路过咋就熟视无睹了呢。

毕恭毕敬地问花廊下安坐着的老伯，当老伯说是凌霄花时，我不由惊呼了一声：原来它就是凌霄花……

第一次知道凌霄花是上世纪80年代。著名诗人舒婷在她的《致橡树》里热情歌颂了男女比肩而立、各自独立的爱情观，彻底否定了老旧的“青藤缠树”“夫贵妻荣”式的以人身依附为根基的两性关系。不幸的是，诗人是借用凌霄花来否定的：

“如果我爱你——
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，
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……”

年少的我在对诗人崇拜的同时，更是用最初的梦想先人为主，对凌霄花多了几分不屑，甚至是抵触。

如今真切面对着曾经厌恶过的凌霄花，心情若何？从资料中得知，凌霄花属于紫葳科（肯定不是喇叭科了），真真正正的藤类了。眼前的凌霄花浓郁的藤蔓沿着花廊的柱子扶摇直上，在花廊的顶部形成浓密的棚架，朵朵花儿凌空倾洒，不仅摒弃了柔弱，甚至有些许霸气，让人有些惊叹了。

凌霄花攀援向上，体现的是力量的涌动，“志在凌霄、奋发蹈厉”“人生何曾都如意，弱质未必不凌天”，向可爱而坚强的凌霄花致敬！

一旦留意到了才发现，小区里种植的凌霄花还真不少呢。不远处的一株凌霄就依托在几株冬青上面，相互依偎，呈现出枝繁叶茂的景象。

蛙鸣

刘吉训

那时节，我总爱在黄昏走入那片蛙鸣。

仿佛幽怨的呼唤，在那沉沉的水底，升起第一个颤颤的音符，仿佛时先约定，在遥远的那一角，传来热情的呼应。这之后，蛙声便如夏田里的农事一般，响成一片，闹哄哄的。

每当这样的时刻来临，我便静静地坐于方塘边，细细品尝这夏夜独有的天籁之声。

你听，这叫声或缓或急，或高或低，或沉稳老练，或稚嫩清新，此起彼伏，永无歇停。它们潮水般的节奏，一浪一浪地奔涌过来，而黄昏的浮光，给这壮丽的鸣奏，披上了朦胧的衣衫，使人感到恍如梦境。

再后，夜幕便完全降临，远

远近灯光的影子清晰地覆在水面上。

久坐起身，顺着方塘边慢慢地行走。迎面偶尔飘过一两个醉酒的夜行人，无意中眼光相对，便能洞穿对方心中那份相同的韵致。在那深处幽暗的灯光里，还可以碰到一两个静坐者。他们或是恋人，或是独处的人，却都像被陶醉了一般，对这夏夜情有独钟。

多么纯情，又是多么不甘寂寥的夏夜啊！而这一切又是因了这不甘寂寞的蛙鸣。这些在白日里噤若寒蝉的精灵，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，在一切喧嚣沉睡之后，便放开了喉咙。那么响亮，那么辉煌，把一切的孤独和忧伤都撕扯得粉碎，无

影无踪，而无论多么繁的思绪，在这样宏大的协奏中，也会自然地沉淀下来，最终归于一场风，刮得干干净净。

不仅仅是喜欢，在沉郁的日子里，我找到了对话者。在那么一个黄昏，我碰到了一位老人。那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，脸上带着少有的平静。

“您也常听蛙声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您听到了什么呢？”

老人微微一笑，颇带神秘地说：“我听到了‘悟’，对人生的‘悟’，不是吗？这可是一片少有的经纶之声！”

老人说完笑了。我在他身边坐下来，此时的蛙声也“涨满”起来。

修天路的人

康勤修

近日，位于烟台南部的山海路，正在修建城市快速路，且已进入施工的关键期。其中一段路，向西延至我们单位的大门口。

远远望去，只见快速路的高架桥，引桥的龙骨部分，早已吊装完毕，即将在高温多雨季到来之前，与主桥对接。一大早，修桥筑路的工人们，趁着天气还不是太热，就紧张地忙碌着，一个个满脸认真，一丝不苟地扎紧桥帮上的每一根钢筋，

为下一步灌注水泥、浇筑大桥护栏做准备，把好关口，做好最后的一道工序。

此时，只见朵朵白云和一脉青山，与工人师傅们相映成趣。

夏日早晨的那一缕朝霞，无私地洒在大地上，也映衬在每一位建筑工人的脸庞和身上，从侧面看，他们一个个呈现出古铜色的美丽剪影；桥面上，叮叮当当的敲打声，又是多么地和谐、悦耳又动听。

看着他们忙碌而又认真的样子，着实让人肃然起敬。

位于我们单位门口的这一座引桥，是城市快速路的一部分，远远望去，像一条通天路，蜿蜒而上，高耸云端。

我期待着，它建成通车的那一天。那一天，我一定会驾车通行此路，过足云上驾驶、飘飘欲仙、畅通无阻、快速回家的瘾！

谢谢您，头顶热浪，挥汗如雨，辛勤筑路的工人师傅们！

不老的孙志诚

丁新军

孙志诚在球场打球，经常有人问他多大了，那些六七十的老头就说：“你年龄好啊，50岁正是好时候，能跑能跳的。”孙志诚觉得新鲜，竟有人把他当年轻人看。

也经常碰到一些三四十岁的人，他们对孙志诚说，“嗨，这人一过三十，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你还行，还能跑动。”孙志诚笑笑说：“我也是硬撑着跑。”

孙志诚是在40岁左右时，感觉到身体不如以前的。上楼时腿发沉，在平地上走，脚也时不时会踢到什么东西。不过，他依然坚持打球，上了场眼里就只有篮球了，怎么进攻、怎么突破、怎么挡拆配合、怎么防守……已经忘记了年龄，会跟年轻小伙子去拼、去抢，很有一股冲劲。

刚开始他发现，一些小伙子的身体素质没有开发出来，跑得不快，跳得不高，反应也

慢。但是经过一两年的锻炼，他们的身体素质和球技突飞猛进，再与他们一起打球，就觉得有点吃力。不过好在，小伙子们进步飞快，他也有所进步。

有一次打完球聊天，66岁的老齐跟他说：“年龄大，跑不动了。”孙志诚说：“别整天想着自己老了，你能跑多快就跑多快，能跳多高就跳多高，量力而行，不要给自己设个限制。现在物质条件好了，人的平均寿命和身体素质都提高了一大截。你跟年轻小伙子比肯定不行，但跟同龄人比，那强多了。”老齐想想也是，他们几个老头，在球场上跟几个年轻人玩，如果不是碰上那些球打得特别好的，一般是赢多输少。他们有他们的优势，配合好，投篮准。

如今孙志诚活得洒脱，简单快乐。其实年轻是一种心态，心若年轻，则岁月不老。

锄地

于心亮

进入伏天，倘若雨水合适，地里的庄稼就会撒泼地长。当然了，杂草也不甘落后，稍不留神，就把庄稼苗给盖住啦！此时，庄稼人手里的锄头，就不闲着了，基本要成天儿摆弄。当然锄地也要讲究个时辰，最好是大毒日头高悬的火热晌午头。

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诗说得有道理，杂草被锄断根儿，让毒日头一烤，很快变焦枯萎死掉了。倘若阴天，被锄的杂草还能重新扎根继续生长，锄地的效果就差了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大晌午头锄地，那可是件很遭罪的活儿。

有一回父亲带我去锄苞米，地里密不透风，苞米叶子在身上划出细小的伤痕儿，汗水流过，又疼又痒。锄头在父亲手里游刃有余，连苞米根系

间的小草都被轻松锄掉，而我拿着锄头又笨又沉，不小心锄断一棵苞米，嘴里“哎呀”一声，就会换来父亲严厉的责备。

锄完地，我累得瘫倒了。到了第二天，除了手掌里的大血泡，我裸露的肩膀上还布满了成片的水泡，那是被毒日头给晒的。我难受得简直要哭了，父亲却淡淡地说：“庄稼地的活就这样，你以为随随便便就能当个庄稼人啊，哼哼，不容易啊！”

从那次锄地起，我知道了生活的辛苦。暑假里每天写完作业，我就主动跟随父亲下田，父亲拿着大锄头，我拿着小锄头，认认真真去锄地，锄头响，汗水流，倘若田野掠来一阵清风，听到庄稼叶片的响声，我就觉得那是庄稼在感谢我，心里就很快活。

捷径

丘山

一日出门，我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告知目的地，司机问：“先生，你是要走最短的路，还是最快的路？”我不解地问：“最短的路，难道不是最快的路？”司机摇头回答说：“当然不是。现在是上班时的车流高峰期，最短的路交通拥挤，弄不好还要堵车，车速甚至赶

不上步行的速度，用的时间肯定长。您要有急事，我劝您不妨绕一下道，多走一段路，反而会早到。”

“那不妨绕一下吧！”我一边回答，一边忽生一悟，人生路何尝有捷径？梦想一步登天，不如踏踏实实地坚持走下去。